

毛泽东身穿长褂，脚着布鞋，手提衣襟，斯斯文文的，也真像个教书先生。

——彭绍辉^①

“教书先生”来到农民中间^②

我的老家在湖南湘潭县杨林庙瓦子坪，离毛主席的家乡韶山不远。1927年1月的一天，我正赶着水牛犁白水田，忽然听说“毛先生来了”，我急忙吆喝住牲口，拔腿就往田头跑。

毛先生就是咱们的毛主席。那时候，我们乡下人管识字的或在外边做事的人都叫先生。1925年，毛主席回韶山办过夜校，领导过农民运动，所以大家也称他先生。这天，毛主席身穿长褂，脚着布鞋，手提衣襟，斯斯文文的，也真像个教书先生。当我跑到田头时，毛主席身边早已围满了人。我因为过去没见过毛主席，便使劲向前挤，站在最前头。毛主席见我手里拿着鞭子，上身披件破棉袄，下身穿条蓝短裤，双腿满是泥水，便关切地问：“你这个伢子叫什么名字？天这么冷还打一双赤脚。”我激动地说：“我叫满伢子，做长工的，正在犁田，听说先生来了，我就跑来了。”毛主席又亲切地问我：“我是哪一家的？”我说：“我是刘满庭家的。他是大地主，大老财，外号叫‘刮皮青’。”毛主席装作不解地问：“什么叫‘刮皮青’哟？”提起“刮皮

青”我就满腔怒火。因为家里穷 我父亲租了刘满庭二亩田 租很重 开始是三七开 后来就四六开 还要交官粮，每年扮了禾，三分之二要被他搞走，剩下谷子不够吃的。我父亲又没有别的活路，愁得直哭，后来把眼睛哭瞎了，残废而死。为了还债，我 10 岁当放牛娃，14 岁便到刘满庭家里当了长工，还是挨剥削。于是我打着比喻问毛主席：“你吃过丝瓜吗？”毛主席回答说：“丝瓜是我最喜欢吃。”我说：“刮皮青就像丝瓜 很厉害 刮了皮 外面还是青 还要刮。”

毛主席听了我的家史 非常同情地说：“很为难啊 你还晓得地主剥削。你加入农民协会了吗？”

“加入了 去年 5 月就加入了，还是农民自卫军呢！”

毛主席听说我是农民协会会员 显得很高兴 把左手叉在腰间 侧着脑壳问我：“你说说看 农民协会怎么样啊？”

自从 1926 年春天，湘潭特别区农民协会在韶山清溪寺宣布成立以后，湘潭地区的农民运动出现了一个新高潮 有两万多人参加了农民协会 公开提出了“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 有力地打击了地主老财的威风。于是我说：“好得很呢 刘满庭这号人怕得要命。”毛主席听了点点头 接着又问：“有枪吗？”我指了指别人拿着的梭镖说：“就是这家什 没枪。”

“这些梭镖是怎么弄来的？”

“我们三十三乡有个杨八铁匠 他打了几百上千把梭镖。”

毛主席满意地笑了笑：“这么多呀 还有什么武器？”

“还有大刀、三叉戟、三眼铳 游行时拿着这些东西，大家可高兴啊！”

这时 有人给毛主席端来了一杯茶、一把凳子。他稍稍坐了一会 又站起来和我们继续拉话。我问毛主席：“农民自卫军今后怎么搞呀？”毛主席打着手势说：“北伐军不是洋枪洋炮吗 革命还要大爆发 我们要把梭镖变成枪杆子 要夺地主的权 缴他们的械。没有枪杆子是不行的。”

这天毛主席同我们谈了许多话。后来 他看看天气不早 就经杨林去棠家阁 在舅舅家过了一夜。第二天到湘乡县去了。后来我看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才知道毛主席来我们家乡是考察农民运动的。

彭绍辉，当时是湖南省湘潭县杨林庙瓦子坪农民，农民协会会员。

②节选自《毛主席指引我走上革命路》一文。

“ 暖 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训练呵 ! ”意思是说我既同他从事农民运动 , 又曾钻研过社会的阶级问题 , 是接触过马列主义的人。我听了 , 受到很大鼓舞。

——周谷城^①

穿草鞋的农运领袖^②

1921 年春 , 我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书 , 与毛泽东同志同事 , 常见毛泽东同志在第一师范大礼堂向工人、农民作报告 动员他们参加革命。有一次 在夏曦同志陪同下 , 毛泽东同志赤足穿草鞋 , 裤脚管卷在膝盖以上 , 在讲台上运用手势 并以生动的比喻 向工人农民讲阶级斗争的道理 :

“ 阶级斗争是没有妥协、没有中立的余地的。比如 , 一条大河 你在里面游泳 老不靠岸 既不爬上那一边 也不爬上这一边 终究是要被水淹死的。阶级斗争中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 没有中立之余地。要么站在资产阶级一边 要么站在无产阶级一边。而站在资产阶级一边 终究要被无产阶级消灭的 ”。

这段话一直印在我的脑子里 , 与我后来参加农民运动(1924—1927 年的秋天) 有很大的影响。1925 年春 正当国共合作 , 准备北伐时 , 我同一位老同学徐鸣鸿到广

州，目的是观察广东的新形势，我住在越秀路越秀酒家。毛泽东同志当时在广州负责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他听说我来了，曾到旅馆里两次同我谈话，最后对我说：“周先生可以留在这里教书，反正书也是要人教的。”他的意思是想留我在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我当即答曰：“湖南第一师范的事，我还没有辞去。”毛泽东同志说：“你留在这里，湖南第一师范的问题好解决。”可是我终于婉言谢绝了，留在广州只两星期，仍由陆路回湖南。

1927年春，我到了武汉，在邓演达同志领导的总政治部做整理农民运动材料的工作。我曾在长沙为省农民运动讲习所写了一篇讲稿，题目叫《农村社会之新观察》。文中进一步说明租谷为什么是剥削，并把剩余价值的理论也插入了。我把这篇文章拿给毛泽东同志看，毛泽东同志说：“这篇文章是花了工夫的，最好在报上发表。”我随即按照他的意思在报上发表了。这篇文章的发表，比在长沙发表的两篇租谷论反响好多了，赞成的人颇不少。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同志对我说：“这是一篇好文章，并说我很懂得农村经济。”后来，邓演达同志要同志们到河南前线去组织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很想要我去任秘书工作。我因故推却了。这件事后来被毛泽东同志知道了，他便亲自到我的住处找我。我当时住在黄鹤楼下一个小旅馆，名叫“一枝栖”，每日房租只要一角钱。毛泽东同志一进门，即问我：“你为什么住一个这样的旅馆？”我说：“便宜，每天只要一角钱。”毛泽东同志随即说：“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你既不想去，可否到全国农民协会工作？”全国农民协会是

他自己领导的 我回答说：“很好。”他接着说：“明天全国农民协会要开执行委员会 你可到那里去一趟。”我于次日上午 9 时按他指示的地方到全国农民协会会议厅，等到执行委员会开完了会 毛泽东同志对我说：“周先生 你明天就到全国农民协会来工作好啦。”我到全国农民协会当一名宣传干部 遇见了夏明翰同志。他知道我是毛泽东同志的朋友 又是湖南人 年纪比他大几岁 他一直把我当作前辈。他当时是全国农民协会的秘书 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 负一切实际责任。他人很好 同我谈得来 尤其谈起农民运动时 津津有味。有时他鼓励我去同鲍罗廷谈谈 说这很有意思。我因没适当的机会 没有去谈过。正当我们工作、学习、生活都很合得来（宁（南京）汉（武汉）忽告分裂 国共第一次的合作破裂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毛泽东同志到湖南进行秋收起义去了。我则逃到上海 以译书、卖文为生 但是从事农民运动的精神未衰 反帝爱国的斗争精神也未衰，只是暂时同毛泽东同志等分别而已。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了，毛泽东同志为和平解决国内问题 从延安飞到了重庆。当时我也在重庆。有一天，中苏文化协会会长孙科举行茶话会欢迎毛泽东同志，我于开会之前几分钟 站在会场门前等候着 看到他穿一身蓝布衣服 戴一顶白帽 拿着一根手杖走来了 我便迎上去握着他的手 他大声问我：“你是周谷城先生吗？”我回答说：“是的。”这时他以手势说：“18 年了（即表示我俩分别有 18 年）”眼里含着泪珠 我也流出眼泪 毛泽东同志

念旧情之深 令我感激。大约在 1958 年秋天 毛泽东主席由叶剑英、刘伯承、贺龙几位元帅和林伯渠、徐特立老人陪同到了上海 在上海展览馆把我召去 谈了一会有关逻辑的问题。快要吃饭时 毛主席笑着说：“我请客 周先生同我坐。”于是我坐在他的右边。席间 我顺便汇报说“五四运动”时 我曾同清华学校学生开过一次两小时的按辩论规则组织成的大辩论会，我主张人类社会中不应有单独的知识阶级存在。毛主席沉默了一会 说：“喂 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训练呵！”意思是说我既同他从事农民运动，又曾钻研过社会的阶级问题，是接触过马列主义的人。我听了，受到很大鼓舞。

周谷城，先后曾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和全国农民协会作宣传工作。

原题为《毛主席鼓励我参加农民运动》。

毛泽东同志既是我们的师长，又是学员的知心朋友。他态度谦虚，毫无架子，和蔼可亲。

——王首道^①

师长和朋友^②

1926年1月，毛泽东同志出席了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根据毛泽东同志等共产党人的建议，通过了农民运动问题的决议案，设立了农民运动委员会，以毛泽东、林祖涵（即林伯渠）、肖楚女等9人为委员。为推动全国农村大革命高潮的到来，1926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广州主办了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亲任所长，扩大了招生范围，为全国培养农民运动干部。

这届农讲所招收学员327人，来自全国20个省区。他们大多是农民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有志于农民运动的进步青年学生。按照农讲所学员的条件，他们必须是决心从事农民运动，富于勇敢奋斗精神，身体强健无疾病和具有一定文化程度。1926年3月，各地学员陆续到校，4月举行了入学考试，5月3日正式开学。我们学习的课程共有25门，主要是农民问题，也包括了中国革命各个方面的基本知识。毛泽东同志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3门课程。许多教员都是由我党负责实际工作的领导同志，如周恩来、肖楚女、澎湃、恽代英等兼

任。敬爱的周总理给我们讲授《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同年 9 月毕业后 学员们秘密回到全国各地 从事农民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

我们在农讲所学习期间，毛泽东同志亲自给我们讲授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我还清楚地记得 毛泽东同志讲授这篇光辉文献的基本观点时，常常运用他亲自调查得来的丰富材料和群众语言 讲得通俗易懂 深入浅出 形象生动 给我们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经久不忘。例如他在讲到地主的产生时指出：地主的土地和钱不是天上落下来的 也不是命里注定就有的 是从佃户、雇农身上剥削来的。毛泽东同志用很多生动的事例 说明中国农民 雇农、贫农和中农 受的剥削最多 受的压迫最厉害。

毛泽东同志说，帝国主义对中国农民的剥削花样很多 而且非常严重：一是倾销商品 近 50 多年来（1870 年——1925 年）中国对外贸易年年都是大量入超，致使我国大量的白银外流，加速了农村手工业和家庭副业经济的破产；二是帝国主义从中国农村廉价收购农产品的工业原料 三是中国反动政府借的大量外债和利息 都是农民负担的 四是战争赔款 如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的赔款，也是落在农民身上。军阀对中国农民的剥削，就有田赋、附加税、临时捐、军事特捐、厘金、盐税、正杂税等直接的和间接的剥削 名目繁多 层出不穷。至于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就更为残酷 除了重租（农民要把租种地主土地上收入的 40%到 70%交给地主）重息（高利贷的年息一般为 36%到 100%）、重捐（如田亩捐、丁捐、猪、牛

捐、民团费…… 筹经济剥削外 还要受各种超经济的剥削 如敲诈勒索 贪污舞弊 无偿劳役 强迫送礼 以至公然抢掠。

毛泽东同志通过这些极有说服力的分析后给我们指出 农民辛辛苦苦终年劳动 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农民活不下去了，一定要起来闹革命 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一支主力军 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的最忠实的同盟军。这就从理论上深刻地阐明了要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必须依靠农民同盟军这个革命的基本问题。

讲到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时，毛泽东同志把阶级压迫形象地比作一座多层的宝塔。他一面讲一面就在黑板上画出来 指着宝塔说 你们看 最下层是塔基 有工人，农民 还有小资产阶级 人数最多 受压迫和剥削最深 生活最苦 压在他们上面的一层 是地主阶级、买办阶级 人数不多 再上一层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 人数更少 更高一层是军阀 塔顶是帝国主义。毛泽东同志说 压迫和剥削阶级虽然很凶 但人数很少 只要大家齐心 团结紧 劳苦大众起来斗争 压在工农身上的几重大山就可推翻 百姓齐 泰山移 何愁塔之不倒乎！

在学习过程中，毛泽东同志还组织我们到广东农村进行实地调查，有一批学员曾到粤北韶关农村实习一星期。我们全体学员在毕业之前，专赴海丰县实习两个星期。在那里，澎湃同志给我们介绍了海丰农民运动的情况，我们分头到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进行访问参观，做宣传工作 调查了解农民的要求和思想 学习农民运动

的经验，增加了感性知识，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增强了我们从事农民运动的决心和信心。

毛泽东同志还经常组织我们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在斗争中学习。刚开学的时候，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正在广州举行，毛泽东同志就组织我们参加了这次大会，向代表们学习农民运动的经验。6月23日纪念“沙基惨案”一周年那天，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全体学员冒着大雨参加了反帝示威游行。当我们的队伍从沙面东桥头沿着堤岸向西桥头行进的时候，大家振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坚决收回一切租界！”等口号，使盘踞在沙面租界的帝国主义者吓破了胆，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者威风。

毛泽东同志不仅在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深入调查研究方面，给我们以深刻的教育，而且在密切联系群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方面，也是我们永远学习的光辉榜样。每当学员外出调查归来，他总要仔细询问调查情况，帮助学员总结提高。他一有空，就同学员促膝谈心，了解学员思想情况和各地农村情况。他对我们的生活也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甚至对学员的膳食也亲自过问，具体安排。毛泽东同志既是我们的师长，又是学员的知心朋友。他态度谦虚，毫无架子，和蔼可亲。他生活非常俭朴，穿的是粗布衫，住宿兼办公用的是一间小小的东耳房，睡的是用两条长凳架成的木板床，上面铺着陈旧了的草席和白被单，床头放着一对湖南制的方形竹笼，里面盛衣物，上面堆放报刊杂志。室内还有几把木椅和一张办公桌，桌上放着笔

墨砚台之类。就在这样一间陈设极其简陋的小小耳房里，毛泽东同志却夜以继日、孜孜不倦地工作着。为了备课，为了阅批学员的习作，为了编写指导全国革命斗争的刊物，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毛泽东同志在这里不知送走了多少个漫长的夜晚，迎来了多少个战斗的黎明。至今回想起来，毛主席那种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仍然使自己感受很深，受到的教育极大。

王首道，当时是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

摘自《革命的摇篮，燎原的火炬》一文。

毛主席工作很辛苦，生活也很艰苦朴素。当时他只有两件汗衫，一件白衬衣，一件灰布长衫。

——陈玉英^①

保姆的诉说^②

1926年12月，我很幸运地来到长沙望麓园一号毛主席和杨开慧同志的家里当保姆。当时开慧即将生第三个小孩岸英只有4岁岸青还只有两岁多家里需要人照料。那天我一进门就看到毛主席在房里看书开慧同志在写字。他俩一见到我都含笑地站起身来表示欢迎。我想可能是我当时没有包小脚剪掉了辫子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才被他们看上了吧。开慧同志很满意地对我说：“你跟我们帮忙我们彼此不分上下不分什么你我，我们是一场朋友。”我心想给人做了十多年女工哪个主人不是把我当下等人而今天这两位主人却说我们不分彼此，不分上下，这真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啊！

在望麓园期间，毛主席经常到乡下去考察农民运动，一把雨伞，一双布鞋风尘仆仆有时一连几天都不回来。毛主席每次回来时总是忙碌紧张地写材料。当时开慧同志身怀小孩不常出门，多半在家里帮助毛主席整理和抄写材料。有时一些同志来家里开会，开慧也一起参加。

在望麓园住了一个多月，毛主席就到武昌去了。10天以后，开慧的母亲杨老太太、岸英、岸青和我一道坐火车也到了武昌，毛主席还到车站来接我们。我们就来到了武昌都府堤41号，住在靠左边的房子里，开慧同志带岸龙睡在前面房里，我和杨老太太、岸英、岸青睡在后面房里。

都府堤41号住过很多革命同志，有毛泽民、毛泽覃、彭湃、蔡和森、夏明翰等。他们经常在这里开会、吃饭，十几个人围一圆桌，站的站，坐的坐，毛主席和开慧也和大家一起吃饭。

毛主席那时在农讲所讲课，还要写文章，一天到晚忙不赢，经常很晚才回家。但就是这样忙，毛主席还经常给我们讲革命道理。他说：搞农民运动，要发动农民起来革命，和地主阶级作斗争，推翻反动派的统治，要把他们打倒在地，农民才能翻身。我们的工作不要怕麻烦，干革命就不要怕苦，不要怕死。这些话，对我们的教育是极为深刻的。

那时，毛主席经常写材料到深夜。我总是看见毛主席房里的灯光很晚还亮着。一些革命同志也工作到很晚。毛主席对他们很关心，有时叫我去买包子、面条之类的普通点心回来。毛主席还很关心地叫我也吃一份。晚上，我见毛主席和开慧深夜还在煤油灯下写文章，就悄悄地伴在他们旁边给小孩缝补衣服，做点针线活。可是，毛主席和开慧总是催促我早些去睡，关切地对我说：“孙嫂（我婆家姓孙）你先去睡吧，白天累了一天都没有休息一下，明天还要做事，身体不是铁打的，要爱护呵！”我听了他们这些

亲切的话语 只得先去睡了。但他们房里的灯光 却久久地还亮着。毛主席和开慧同志为了革命 常常是通宵熬夜啊！

毛主席工作很辛苦 生活也很艰苦朴素。当时他只有两件汗衫，一件白衬衣，一件灰布长衫。出去上课他一般是穿白衬衣。有一天 我看见毛主席的衬衣脏了 就拿去洗了。正巧毛主席那天要去上课 就对开慧说：“我今天没衬衣穿了。”开慧马上说：“你的衬衣脏了 孙嫂给你洗了，我去给你借一件来。”毛主席说：“不用借 还是穿长袍子算了。”我当时很不安 但毛主席连一句重话都没有说。开慧同志和毛主席一样衣着简单 没有多余的衣服。但他俩对劳动人民却十分关怀 在武昌居住时 毛主席和她一起找其他革命同志凑了 20 块钱送给一个贫苦老太婆安葬了儿子。一次我失手打破了一个热水瓶 开慧还一个劲地宽慰我。

毛主席讲话轻言细语，待人体贴入微。刚到武昌不久 有次我在街上走错了路 因我不识字 又是宁乡口音，费了好大劲才回来。毛主席知道了这件事后 很细心地用毛笔在一块白布条子上面写着：“武昌都府堤 41 号”。毛主席对我说：“发个符号给你 以后上街把这个布条子放在口袋里，如果走错了路，拿出来问过路的人。别人就会告诉你怎么走的。”毛主席和杨开慧对我还很信任 他们拿钱叫我去买东西时 总不要我算细账 而我呢 因为是苦水里泡大的 用钱也比较精打细算。有次 我听到毛主席对开慧说：“孙嫂真是你的好当家人 很把细。”开慧对

毛主席说：“孙嫂人忠厚老实 我信得过她。”

1927 年旧历 3 月 3 日 开慧同志去医院生小孩 是我陪她一道去的。第四天 毛主席到医院来探望。他亲切地对开慧说：“开慧 这么多天了 我都没有来看望你 真对不起。”开慧诚恳地对毛主席说：“这不要紧的 你在工作。我生小孩 你在这里我要生 你不在这里我也要生 你工作要紧 孙嫂在这里 对我照顾很好 你放心好了。”我抱着出世 4 天的岸龙给毛主席看 毛主席接过毛毛 很喜欢很疼爱地看着 风趣地说：“没有哪个把我的毛伢子换去吧。”我和开慧都笑了起来。一个星期后 毛主席到医院来接了开慧、岸龙和我一起回家了。

毛主席很关怀开慧 开慧也很体贴毛主席。有时毛主席在外面开会，开慧就叫我把饭菜热在灶上，以免冷了。有时有点好些的菜 她自己不吃 留着给毛主席吃。毛主席工作时如果孩子在旁边吵闹 开慧就哄开他们 让毛主席安静地工作。

在武昌住了 4 个多月 到 7 月 15 日 汪精卫叛变革命 国民党反动派四处捕捉革命同志。记得有一天 毛主席回到家里对我们讲：“今天好险啊 差点被人抓去了。我在汉口街上走 碰着两个人从我对面走来 问我看见毛泽东没有 我指着旁边的小巷子说 看见了 刚从这里过去的。敌人就朝我指的方向追去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就这样机智地躲过了敌人，从从容容地回到了家里。

毛主席为了挽救党 挽救革命 决定离开武汉 深入农村 开展武装斗争。他和开慧同志给长沙东乡板仓杨秀

生同志写了一封信。不久 杨秀生找到武昌来接我们 接了岸青和我及毛主席和开慧同志的 11 件行李 先回板仓。¹⁰天后毛主席和开慧同志 杨老太太、岸英、岸龙也回板仓了。毛主席很快就走了，去组织和发动了秋收起义 以后上了井冈山。

陈玉英 ,1926 年至 1931 年是毛泽东家中的保姆。

② 节选自《难忘的岁月 深切的怀念》一文。